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讀二

讀呂氏春秋 明方孝孺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

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輙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

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繆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悼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寛也

讀荀悅申鑒

方孝孺

荀悅申鑒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著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而行之可以為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餘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為治者視之

以為空言而共譁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汩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怳然失色而悲之

讀曾子

方孝孺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惛近諸色而觀其不踰

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為心以父母之心為心令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篤有曰親既沒雖欲孝誰為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漢鹽鐵論

方孝孺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游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搉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為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

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有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盖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縻費之也人君茍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

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唐史

李東陽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有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於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充悔弒君而自憂傳謚於將死之日高歡悔弒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惡與弒

君者均之為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藴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徳參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於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阻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讀春秋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

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閒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廵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於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

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外域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外域有以中國借外域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

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外域受盟有以外域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皆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

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為何人與其為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為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會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為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為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為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灃洛之外聲教阻絶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横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强弱相刼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葢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

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擾擾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王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

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盡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盡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

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髙厚華閲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

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黑肱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從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槩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令曰書人為貶則是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

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堅邱賁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堅賁堅邱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説春秋者以為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

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馬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馬尚未足以當人主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馬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

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珪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

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奬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擯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

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為道也其為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為義也其為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為法受惡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為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

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塟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為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

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蹢躅之埶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沮文

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

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黄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

殽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遠畧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爲之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

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揣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説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

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令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

之令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

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讀莊子三 王世貞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劒盜蹠漁父四章而以列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蹠漁父之排孔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蹠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吾於蘇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也凡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

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而難解其下字或奥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獨讓王猶近之而太疑於正而是三章者故甚顯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樂記儒行者意必莊子之徒托而爲之者也韓愈作讀墨而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之吾以爲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葢嘗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淺六經

之用聖人之論議皆精切而爾雅即田子方荀卿之所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蓋游於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太史公謂申韓之學出於老子故與之同傳唐人祖老子而離之吾以太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得一語而守之曰嗇曰儉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申韓氏之所貴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齊宣王時人審爾奈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

之比也其鬬必有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寜日月爲之晦而不辨夫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

讀楚語論　王世貞

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蘇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敖

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蘇子之好異也今夫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比奚啻食重然則禮而輕也當其身尚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從治命不從亂命恒也屈到之命薦芰亂也否也且夫芰與蔬蔌等耳非若邕之痂長孺之爪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

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老言之建領之撤一蔬可以易
益一豆不為多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
何所知乎令以建之卻之又不能為之諱而國人之媢
新令尹者以為不遵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後世是
揚先人之過者建之卻也不在薦也夫不忍於一薦之
小禮而棄其父之嗜好其不孝小也急於揚已之名而
不諱其父之誤其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
欲無禮於盟主之上卿棄諸侯之信而不之顧此夷狄

也而何有於小禮也其父生不得志於鼎俎而又銜建之鷙桀故示微于宗老而建卒弁髦之寧不違道也或云屈到之芰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之譏子可無衷也甚矣夫儒者之好持議論也余將何辭以對

讀家語 王世貞

吾嘗讀家語怪其雜錯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

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於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月之于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曲禮儀禮不載而厠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刪其散莽褻猶之傅會者為

以下二葉，原書葉次誤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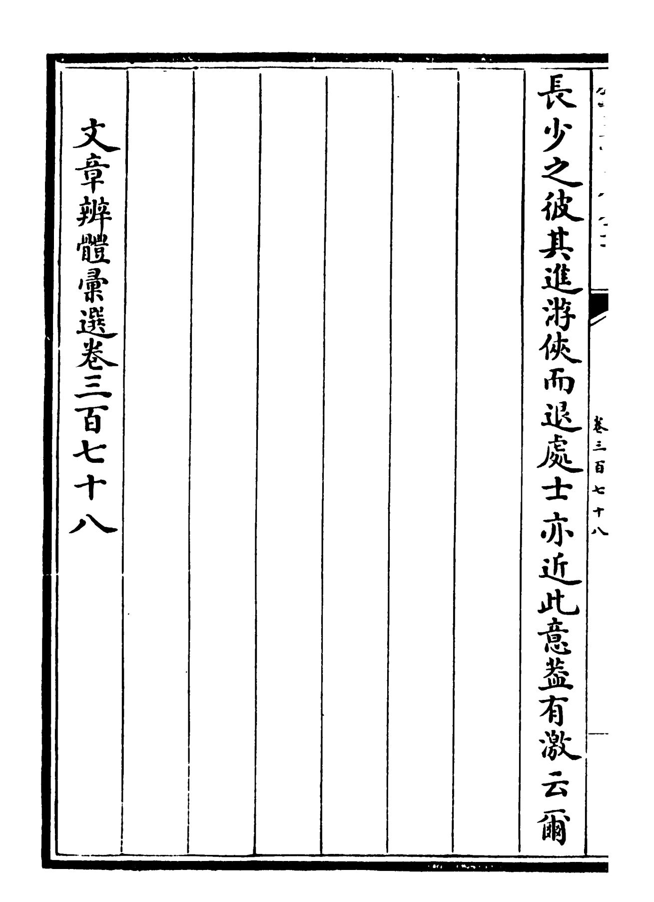
禮經尊論語而删其非夫子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粹者别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未敢也聊識於此

讀衛霍李廣傳 董其昌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為傳善寫畸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旨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貴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

無雙乃終身坎軻大小經七十戰曾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哉此子長所爲寄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此益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於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媟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

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繇將畧則吾以為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昔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為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為賢衛霍獨否以故子


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葢有激云爾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七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募緣疏一 散體

賀復徵曰募緣之有疏也諸選俱不載值神廟初年名公鉅卿多喜禪悅刱建精藍而疏文始盛今選數篇與薦亡文同列焉以備一體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明董其昌

江以南列刹相望未有稱坐化庵者惟吾郡積慶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在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巋若而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揺豈壽師護法弘誓之願乎宿菜非至人所戀而芟樹亦後代遐思瞻祖容者既作希有想皈敬想則此寺之栴檀瑞像即師之七寶臺此寺之呰蘚閒房即祖之方丈室恐視其日就傾圮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與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

核無王珣捨武丘之千閭龎蘊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諗於檀施者

建石殿疏　董其昌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為震旦希有功德至為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也是為萬緣和尚之

法心余為手寫序品第一又以詑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緣此開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雖謂靈山一會可矣

重修新橋募緣疏　董其昌

范龍圖詩云一棹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其柱欹材朽無風自揺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欲墮刹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懸綆而觀井王陽望

棧而廻車尊生之人不過此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為捐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朱鍊師募請道藏疏　陳繼儒

余從弇州諸孫授經動園丁日進道藏一函讀之几三年稍竟其中符籙科儀烹煉居半而兵法醫方老莊易僅得十之三若天文星緯皆稱是語録稍稍而已大都佛藏五千四十八卷多而汰之者也道藏五千四十八卷少而附之者也其為幽秘巨麗等也余每欲山中結

樓分為三楹中庋儒書旁列二藏恨家貧不能具貲而錄師朱玉陽亦將縛茆溪上募請道家言諷讀展禮吾友周公美實贊輔之昔王右軍謝靈運許旌陽楊羲共締碧落之游所書黃庭陰符為歷代所寶若淵明之於陸靜修子瞻之於葆光倪元鎮之於張伯雨塵尾杖頭皆山澤逍遥之游長生難老之事今世為浮屠禍福所刼不復向玉宸案前禮一瓣香至問其絳簡綠字都付之亡是公即有舊藏非飽老蠧則轉授酒家唐告身僅

博一醉而已余以爲釋道宜並扶不當有左右袒若使各募法寶焚香披玩雖不敢希沖舉飛拔之術然清虛靖深以無欲治心以無事治國抑亦有識度者之所不能廢也公美今之王謝楊許也試以齒牙間片語作刀圭雲霄笙鶴去人不遠矣

遷三茅真君文疏　陳繼儒

余嘗厭世俗喧沓每欲黄冠白璧相與蜉蝣於沙青水碧之間招柳絲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蹈歌

明月豈不甚快顧言斯盟同志者寡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句曲青松華陽瑶草至今有丹爐泉井及遺像存焉四方士女顒匍匐而從於茅峯之麓者至今如鴈行蟻聚也道里頗遥水陸跋涉貧士或困於餱粮老人至艱於杖屨往往卧對白雲空占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真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黄碧宛然茅峯之像雖天池一隅不足當地肺之諸勝四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擎槳牽車從事數百

里之外而此固可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褻而四方賢豪扶短筇著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為悚顏禁足而返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簪星辰俯瞰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不然溷處上尊罪垢不小既非龔君奉傳香火之意亦非諸長者永壽祈福之初心也況龔君修髯玉骨有山猿野鶴之致又余之所雅信而許與之為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願樂為之疏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陳繼儒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説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因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緇俗皈依令於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即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云佛説因果

所以助帝王刑賞之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宰相與助成之

甃路疏

袁宏道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庵者傭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滞久則洫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沒脛少者至臀計紈其衣者一春當費糉二緉市人雖赤足其裲襠衫裙污涴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濯則減其直汲者过道則饔飧不時婦女跣

至見其晢則不雅或傾覆則仆且屣故議者欲焚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革至於閭里居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褌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募作板橋疏 袁宏道

十一月杠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兹紅板軌不得方木糟塊圯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啟橐無偏無頗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厥律始

商

洪山寺起十方堂疏 曹學佺

洪山寺施茶圓滿住持惺安與余議及上層左臂結數椽安单以處雲游者一餐一宿甘苦共之予讚歎曰此僧家本等事也即大乘宿植福德之根也或議洪山水聲灌耳門路走瀉以形家法繩之不能招賢聚衆恐是舉徒勞而罔功予笑謂之曰水聲灌耳正喜其清門路走瀉正喜其野人惟此心為五欲所局則三界五行皆

得而佝之順者吉逆者凶其大較然也茍發一大乘心即超於三界五行之外山川鬼神安得禍福之𢀶如無邊身菩薩望佛頂了不可得耳予願住持者以此為本等事業勿憚煩勿偏見他人粥飯即自家粥飯又願檀越以此為無上因緣勿分别勿倦勤今生福德即多生福德如此不能聚衆不能持久則予先受三世諸佛之誑而還以誑世間當得犁舌之報繞為風水先生一吐氣耳書此以券來日

石頭庵募米疏　曹學佺

石頭庵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韻士來往愚公日坐竹林澗水急則響緩則文與高人韻士睡聽無窮疊疊酬酢不勸而後樂可知也假令犁竹徑為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韻士而為庸俗有金錢之人來往則師所不樂也夫使師日樂其中揮塵談道學人數百而不苦于乏之絶則其徒之事也其徒某有威儀法可以勸緣者

密印上人焦山叅禪疏　曹學佺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過而不過也雪落洞口鐘鳴巖際若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也經云應無所住而生于心夫不住於有不住於無無處非心心未嘗住以無住故常生不滅于山水寂寞之間而過風帆瞬息之頃心在何處境在何處叅學者是第一着也夫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則有以饋資上人使之明心見性者其福田何如

鷲峰寺前修路疏　曹學佺

龍江弘濟寺有守心禪師行菩薩行受人供養即供養人受人布施即布施人四方糧艘集于岸傍喜施之米日不匱絶師必簡其精上者以待四方之僧衆故人呼爲白米和尚云上人真桂者其徒也余今年室人不禄延之誦經修諸法事上人耆宿敬慎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給任彼開取大有家風一旦請曰弟子住鷲峯寺門前之地雨則溢晴則陂竊欲剗而平之左至於城右至於橋公其草一疏以將勸焉余曰善哉是言鷲峯

余所常遊之地門前柳色殊勝白日生幽雨過增潤每一覽觀輙為忘返不復知其徑路之傾危也金陵寺刹僧寮不知其凡幾但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為尋常此事外而忘内者也又精居處而視殿廡為秦越此事内而忘外者也譬之于人垢其身體而粉諸頭面潔其衣服而立諸泥塗為美觀乎為受用乎桂上人之戒臈老而彌慎一切所有公之於人絶無二者之弊矣余聞其師守心六十懺壁上紅光為人受記瞥者復明此皆

天王龍神護衛應令不偶而然令上人之有是舉將見歡喜者道路之華讚歎者關梁之神既以紹其師之教又以破僧俗之癡不為衆善備也哉余故樂為之言乙巳歲端陽日

書華嚴閣跡 湯賓尹

初入湯院即步至蓮華菴菴去湯院二里許天都以下諸峯取次相面翠黛綽約屬引清遠此入山第一境也菴僧印我精戒律刺血寫華嚴經將閣華嚴於庵之右

隙而後先疏倡者最有表了凡馮具區近有黃貞父相左以右實惟潘景升諸公皆予所敬愛交平生好者遊覽之際存歿興懷於乎閣之建除人之存亡聚散於天地山川中不啻一瞬誰能使千百載後知黃山有湯院湯院有蓮華庵蓮華庵有華嚴閣者斯亦久長不朽之盛業也

黃山蓮華庵募疏　黃汝亨

黃山峯壁如削玉巖岫錯繡參嵩無際出奇無窮海内

名區所絕少余友吳學憲每向余讚歎云豈有此理此言是戲足為此山知己然而斷崖縣磴風霧作苦人烟佛宇曠絕無所學士艱於三過衲子不堪一宿亦豈理之所有也予登臨快惕為此不無缺陷之歎有蓮華庵在蓮峰之前天都峰之下因得過而小憩望水簾聽飛雨斯亦林中之殊勝巢居之極樂矣而庵右有地一方峯環盤抱羣勝所集庵僧某公持律食淡誓發宏願欲即此地構華嚴閣一座焚修朝暮上為寶函下列紺林

山寂可棲行鉢斯託可謂造無而有肩理弘法者矣然世人種慳既深布金匪易誰為長者猛發舍心開般若之妙門作丹巖之上首見作隨喜聚十為千猶勝撒手無將寶山空回者也

募造五百尊者疏 張雛

有納縷垂綏芒鞵而過吾門者窶矣而貌堅質類能成其所祈願也吾喜而問之對曰吾將以十方佛因緣造五百羅漢公其為我疏之予曰凡神通變化者凡眼所

不可見也即其所為神通流傳者猶是口實權說耳而顯之為相莊嚴之為金碧琉璃法身特以示夫凡眼而作菩提鄉導即第二機且不可言況第一機也爾以莊嚴像作神通變化不幾逐影而欲令十方衆生施者盡皈五百羅漢神通變化中不幾影之影乎對曰目令吾口能說布施眼能看布施耳能聽布施一切能圓滿受用布施者誰非影也離影吾能有布施著落矣乎凡五百羅漢離此法像則安所顯神通變化令十方衆生莊

嚴也心生故種種法生是五百羅漢徧滿一切衆生矣法生故種種心生是一切衆生不具足五百羅漢耶予能不住羅漢相便能不住布施相今日且須假借羅漢相則又何妨假借布施相也且吾一宴僧耳巷呼而巷之人無不忻且應應且捨者是五百羅漢神通又在巷之人也今指而稽首稱之曰尊者其人退不敢居引而過莊嚴羅漢之前則頂禮不已佛禮佛尊者禮尊者人誰知之今吾勸大衆以像布施實非以像布施要與衆

生共于光景現滅中證神通本性金屑泥屑盡是功德聚慈威二相盡是智慧藏看不破一堂古佛看得破泥胎粉碎今日老僧行脚只替大衆自顯神通大衆若真實信得各各莊嚴自已法相這是老僧第一機就凡眼上轉出法眼來也余作禮讃之曰貎予堅質聽予言神通矣持此以告大衆當令五百羅漢道場一時圓成也吾以其意為之跋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跋　鍾惺

僧誦經未必觧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觧故其經曰積積之為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為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為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為佛而忘其為金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

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况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比丘尼海義補陀齋僧募緣疏　賀復徵

大地盡風波耳與之浮與之沉淪胥以溺者有之誰駕慈航誰登彼岸其托足在于願之發之之力耳比丘尼海義出自予家皈心佛土十年前發兹弘願恭製幢旛

繡補陀大士三十二相相相莊嚴越十年披剃今又十年欲掛旛海外報佛齋僧唯祈十方檀那同具至心圓此善果則我相人相了無間隔是又今日之寶筏也亦何異補陀大士以楊枝一滴洒作清淨大海顯示法身更以一滴度無量衆生之有色身者悉杯渡錫飛越幽津而直登覺路也哉是為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七十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

明 賀復徵 編

募緣疏二 律體

修天竺寺疏 明李維楨

杭州天竺寺地接卧龍嶺標靈鷲晉慧理肇開勝蹟隋真觀崇搆精藍三天竺山勢飛來攬擷江湖秀色九里松風聲吹向宣揚滄海濤音啟高百尺琉璃簷楹栖日

臺甃幾重碧玉香火蒸雲歲歲年年風風雨雨鼠將竄
瓦鴿已巢播繙柱雕梁蒙緑蘚淄塵之涴銖衣寶座䙉
金精珠澤之光王孫士女失具瞻長者宰官難坐視何
必捨王珣之宅但須斷白傅之葷顧他心即是我心破
慳入道看佛面亦看僧面隨意結緣散有限財為無量
福修今世果作後生因繚繞紺園東寺竹連西寺竹嵯
峩琳宇上方鐘和下方鐘皈依丈六身憫守財虜入阿
鼻獄超脫大千界同散花女升兜率天

讀包儀甫峩眉山沿途建庵百所募緣疏

馮夢禎

真丹三大道場峩眉僻在西徼水有瞿塘灧澦之險陸則梁楚跋涉之艱四事蕭然五千餘里包君鴻逵德門令器佛舉選鋒於濁惡時發廣大願欲自遵麓遡之舍舟五千里間置庵百所或食或宿淄白如歸一往一來聖凡普接出門即是兜羅綿世界舉足便須不思議道場誓憑願王徧咨同志欲得百人為一領袖于一領袖又分十支歲集萬金十年為滿如綱統目識果慎因事

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填海虛空有盡頂踵可捐雖下凡驚怖猶河漢以無窮而諸佛讚揚出廣長於歷刼萬歷甲辰秋九月晦日真實居士合十讃於浯溪道中

募米普陀飯僧疏　鄒廸光

一刹湧波心割龍宫而立鹿苑萬僧棲海面借蜃氣以護鷄園白浪彌空但見百川會壑緑疇無地何來一粒登場即看毛道衆生夫誰知法喜為食縱有觀音大士

豈能令禪悅當餐鷗社鬼莊未有人烟供餺飥蛟鼉魚鼊不聞香積置伊蒲必吸水而充腸徒葬長鯨之腹假搏砂而作飯難逃餓鬼之殃分積倉箱施餘饘粥大而巨艑浮天至盛千人萬人之糧小則餘星傍岸來集十家五家之粟澤與尾閭不竭福同溟渤無涯倡曰建像建殿塔設幢設旛蓋廣施僧迦黎瓶鉢及鞋帽修橋便道涉與一切道路種種是檀施而其德有盡惟此飯僧事功德獨無壞功德無壞者道法亦無壞凡我學佛子

莫作小果論

修建寶芝庵殿宇疏　鄒廸光

天神獻瑞不分淨域塵區佛力呈祥要必因人集事蕭蕭茅宇寄托河堧熚熚寶芝叢生階礒一莖可當豎指五色乃是毫光昔者衆志躍如袈裟地徧布黄金今日羣心灰矣菩提場任凋碧瓦重門上蓮心不吐時時里犬奔來四壁間蔦草微扶夜夜隣燈照入兩三法座龍象銜呰一二闍黎圂瓢委地庵僧成默者奉瞿曇不弛

禮足護薄梵長如救頭念滄海桑田雖繇天運思填河移岳亦屬人能欲修此垂頹將舉其未有非嫵缺陷謂隨瘵隨修是亦薰修修道意豈羨饒多謂日增日益乃為增上上人心廣宅良田寸尺難携丘墓金襦玉匣絲毫何補枯骸不如貽赤仄於空門即一錢非芥子福不唐捐輸朱提於法苑雖半兩亦恒沙功無朽壞偈曰六度波羅蜜檀波羅蜜最此義何以故能破慳悋識慳心復生貪是種惡久聚若人破慳貪為下福田子不見施

勒果疾得成佛道

普德寺修造禪堂浴堂齋僧總疏　湯賓尹

證佛者必即心是佛出家者賴到處為家故接衆法門實因緣大事矧茲都會之地萬衆所趨凡彼空鉢而來誰為活計一二大寺據吾所知住家兒無千無萬名特著於祝釐禪和子一去一來教不勤於應接至于零庵剩刹豈堪主席叢林聚寶門外有普德寺者建自成化正統隣於天界報恩當東南名勝之區實往來禪聚之

窟最初傑特長眉尊者爭傳親見佛來末後凌夷大耳沙彌自謂久辭祖矣緣行遊者不一其族萬主事者莫得其人食口難謀謗論易起以故講壇十與九廢僅如告朔之羊衲子東竄西亡幾似喪家之狗人天淚墮佛祖心灰所幸無窮運公來自西蜀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數年以來衆共擁登華座俄頃之會暜然大振剛宗以至五百比丘一時齊赴三千弟子空國咸臨而歲時久老之禪堂十一僅存夫堵壁似此時交攻風

雨尚借蒲蕭若一旦盡覆窠巢誰完鷇鷇乃有㣲人某者混迹黄冠依心淨業素封之槖盡耗擲於布施願力所盟思圓滿於普德擬鷲嶺之再拭斷鴛瓦之一新然猶以資食饒則佛事饒且念以佛土淨則身土淨更結千家之供不孤一鉢一盂還開八解之池遍洗諸塵諸垢如斯勝利須假多仁老道人寸寸熱腸諸天作證善知識人人功行佛果同登自我來斯正值中興之運深惟緜力難稱外護之臣無可以當錢刀獨捐口筆聊與

之同鼓舞助發慈悲

幻蟄上人護關短疏 黄汝亨

雲居喬上人舊號古松茲更幻蟄受律蓮池大士閉關岣嶁山房夫遣動求靜即非真寂之宗而息影就陰斯亦戒定之法逸防猿馬妙用龍蛇但三年聚糧一力難辦我輩數與往還恐不共相持護隨心作供結信成緣若許而不與願勿虛開

募結淨盧疏 韓敬

西湖玉姬者彤管丈人綺羅高士青蓮出淖濯報太華峰巔朱霞在空映彩赤城雲外曹大家之續史衛夫人之善書一束蘭心嘗傍氷崖雪谷五枝澄派能叅露柱風旛偶欲裒漿遂騎秦鳳春山不盡長齋繡佛之前秋雨獨箋花雨鬘持之室蝶鄉夢覺已悟三生鴛譜名消方超八界明星作袜不著蜀仙之裙金縷如銖欲試遠遊之屐因陳情於將女獲堅志於買山百尺樓頭惟見碧天無際千株桃下憑教玉洞長關鬟眉豈必宗雷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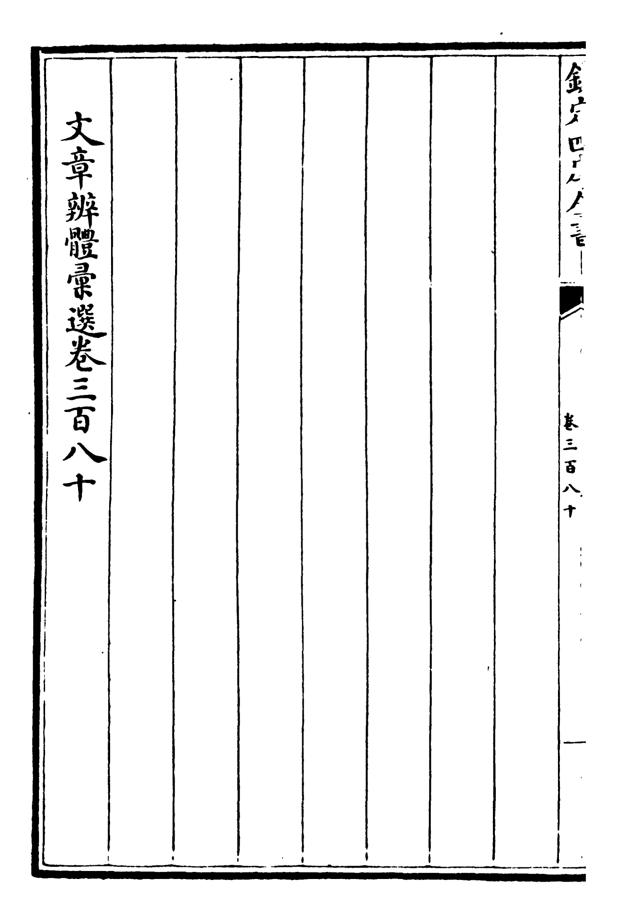
闍自有邢尹袈裟畢處擬邀靈照之車叙釗聽來不在
羊權之宅先營繕築更輕金湯郤嘉賓之勝事可尋魚
玄機之往蹟非比必使孤山雪後加倍精神且合西子
奩中洗空粉黛結廬雖在人境入山唯恐不深既許參
景中之禪愼莫猜折後之柳所願西池舊侶南岳新盟
共掃癡慳樂觀緣起庶幾瓊花落後猶藉明茵飛絮粘
來仍歸淨土團焦如笠便同毛女之壇松栢為膏易换
金仙之骨無虛佳話不日成之

圓通庵募緣疏　鍾惺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沿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庵者去鎮二里許村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遽勤拮据感龍象之泣冀信者之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而太倉少蹤粒米豈有缺圓

以茲堅苦之忱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

疏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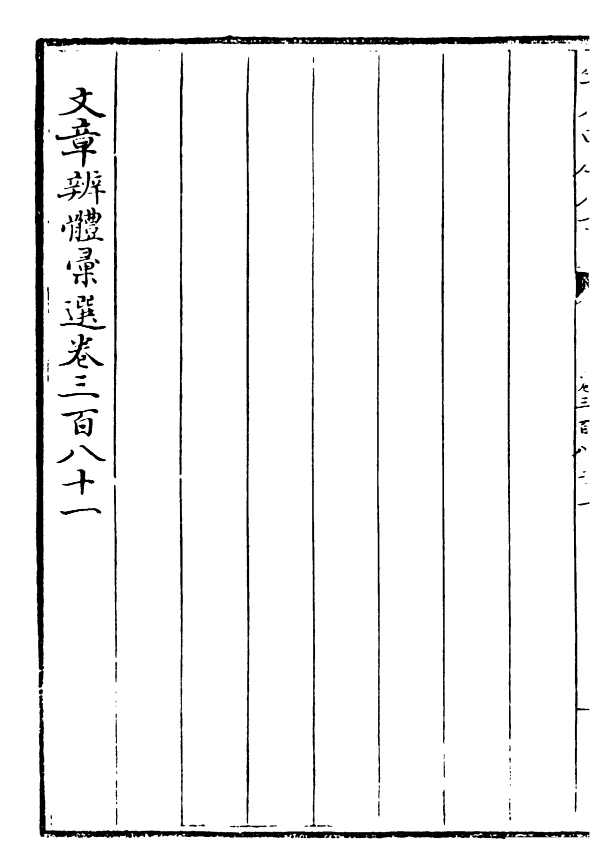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八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一

劉勰曰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也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

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故其意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吳訥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

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論徙戎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唯韓歐為然

論鄭莊公伐許 左丘明

隱十一年鄭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

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論息侯伐鄭

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

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論鬻拳諫楚子

莊十九年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論躋僖公

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

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君子以爲失禮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

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論秦伯用孟明

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覇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

侯之事秦穆有馬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馬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論秦伯以三良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
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利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論莒恃陋不備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

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論祁奚能舉善

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

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論范宣子讓

襄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

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論邾黑肱來奔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

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

子貴之

論駟歂殺鄧析

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茍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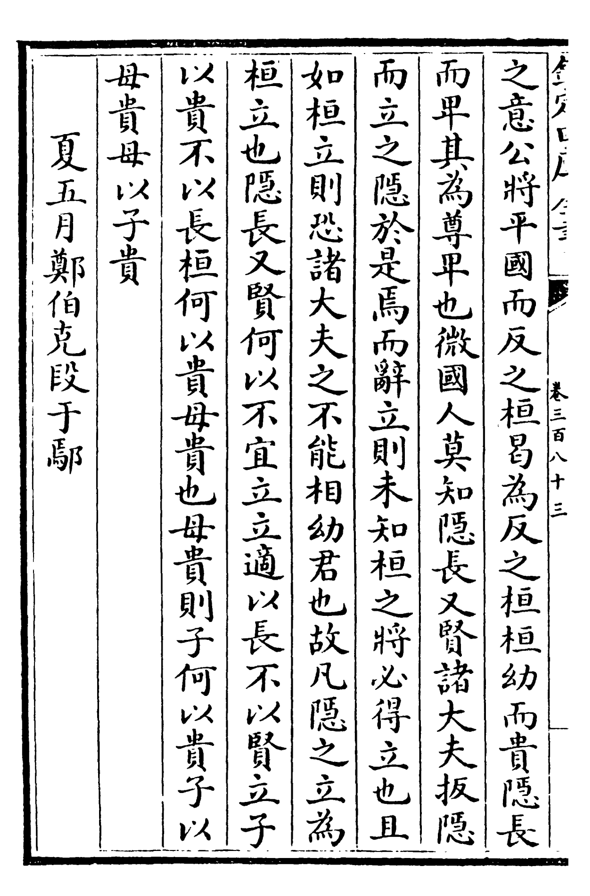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八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史論二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公羊高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



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

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説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否吾使修莵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柰何曰謂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　桓公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内大惡諱此其自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賊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

媢無時焉可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

鄫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

也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

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説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其不畏强禦柰何萬甞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宫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

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

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

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柰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

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
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
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
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
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
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
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

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冬齊仲孫來閔公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僖公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

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

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虞師晉師滅夏陽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

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君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

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宫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葢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

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甞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

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

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

六鷁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乗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乗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乗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

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

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

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

祭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

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文公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

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子矣則曷為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秦伯使遂來聘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柰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矣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苴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苴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苴也長郤

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公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

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葢善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

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柰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

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噫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

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戸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宫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

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絶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

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内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

討之可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

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

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

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

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

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公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

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還師而佚晉寇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

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冬蝝生

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成公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柰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

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
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斮於是斮逢
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於袁婁曷為不盟於師而盟于
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
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
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倚閭而
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

歸相與帥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也逮于袁婁而與

之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

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

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

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襄公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

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

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茍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請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

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速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

子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

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外夫人卒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

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冬葬許悼公 昭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

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

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

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

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

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於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

之殺殺顔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顔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恠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顔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

之時郲婁人常被兵於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郲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

元年春王定公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

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柰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於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

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仇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

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弒不成却反舍於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大夫何既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九年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齊陳乞弒其君舍 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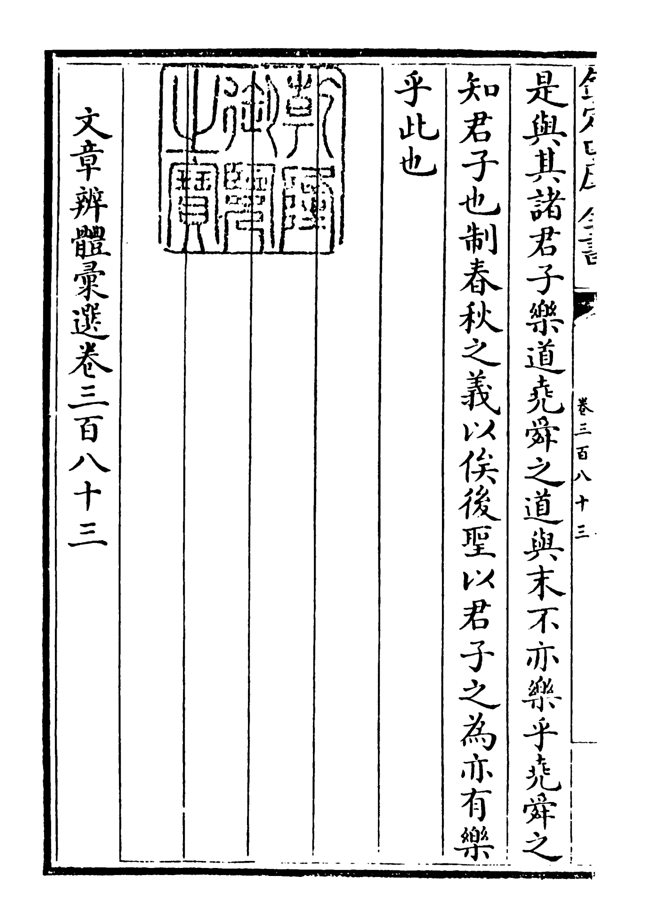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

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

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



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八十三